

## 被奚落的孟軻

碧暉

一  
今年孔子總算交了紅運。近十多年來有一班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倒孔子，現在只消在上者登高一呼，孔聖又復往日的光榮。重伸孔子遺教爲修身立國之本，推定先師的誕辰，令全國休假紀念；特派大員北上親領文武官員致祭，籌備巨款重修孔林。南粵爲革命策源地，尊崇之隆又倍於各處。前聞南方最高學府中經師每月初一十五率領弟子祭拜孔聖，近有小學重行讀經之議，漪歟盛哉！大有半部論語（敬案：係指古論語）又可以治天下之勢。孔子坐在大成殿上不覺微笑，我道又不孤了，從前想反对我的現在盡入我彀中了。孔聖威靈顯赫，怪不得曲阜孔府去年鉄樹開了花，已早示復與之兆。

倒霉的還是孟子罷。孟子雖位次於孔子，稱爲亞聖先師——其實稱爲亞聖已沒趣，好像做部長衆目昭昭，至於次長就誰也記不清——却冷落得不堪，坐看先師不倒翁似的，實在有点眼紅。其實根本上還是孟子自取其咎。

孟子從來被人奚落的，一部孟子七篇話說得多么漂亮，談鋒多么健，說理又多么透徹、痛快，可是尊爲『經書』還是很遲很遲的事，直到宋朝一班理學先生覺得孟老爹的性善說有点道理，大家替他捧捧場，才有亞聖的資格，否則恐怕永遠不會翻身，如荀子那樣，歸於諸子百家之流，難入孔廟

享受冷牛肉。但是雍容華貴的儒家總看不上孟子那種辛辣的態度，甚至以爲他的書配不上稱什麼經。歷代君王權貴只崇拜孔子，奉論語孝經爲治國之本，但未見有人敢拿孟子來救國，雖則他的王道仁政說得天花亂墜。所以孟子從來倒霉，連他的后代都晦氣。你看孔家后裔衍聖公多么神氣，榮盛了幾千年，孟家的子孫的情形到底如何，我們就不得而知了。

### 二

可是孟子爲什麼被人這樣奚落呢？我們有閒去翻翻孟子，就覺得被人奚落實在有点道理；如果你再細細按一下，而且覺得是活該！

第一，我覺得孟子是一位談鋒極健的人，話說得多么犀利婉轉，娓娓動聽。但是太會說話不是得罪了人，就往往惹起那種道貌岸然的人的討厭。你看，孔子說話多么雍容持中，諄諄教人，可是孟子就不然，有時譏刺得刻毒，如東郭墦間的故事，結尾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『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幾希矣！』

富貴利達者誰高與妻妾探問富貴從何處來的，孟子調了這个故事來諷刺，來挑動妻妾，富貴利達者當然銜恨。有時却滑稽得可笑，真是所謂『順口接屁』，如對梁惠王、齊宣王的問，而勸荒唐的人君和民共同享樂，簡直是与虎謀皮。孟子那一次与齊宣王牛羊之爭，可說是滑盡天下之大稽。

有時甚至和人君開玩笑，說些不敬的話。有一次竟在齊宣王前挖苦，挖得齊宣王無話可說：

「王之臣有託其妻妾於其友而之楚遊者，則凍餒其妻則如何？」

王曰：「棄之。」

孟子又說：「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？」

王曰：「已之。」

孟子又說：「四境之內，不治則如之何？」

弄得齊宣王無話可對，只好顧左右而言他，孟子自己也討了沒趣。

有時簡直是罵，罵得下賤，曾罵楊墨為禽獸，大有失儒家的身份。孔子就是罵，最利害的也只罵當時政客為「斗筲」，不過等於現在罵人為「飯桶」而已。就孟子本人說，原是「不得已也」，后人讀起來總不免覺得刻毒、可惡、下賤，所以他的書就遲遲難入經書之林。

### 三

次之，我覺得孟子个性太强，火气太重，高傲自負，目空一切，往往得罪權貴，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。有一次孟子自傲地談起自己的志向，簡直對權貴要人看不上眼，加以笑罵：

「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，我得志弗為也；般樂飲酒，驅馳田獵，后車千乘，我得志弗為也；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，

吾何畏彼哉？」

權貴要人位高責重，閒下來享有宮室、声色、狗馬之樂也是應該的。不得志時誰不說得好听；你孟軻將來一旦位高權重，以後也許如此，現在口口声声我得志弗為，實在是驕氣凌人；道人之短，明己之長，孔子決不会有這種下賤的脾氣。最明顯的譬如孔子決心用世，奔走四方，有一次不是碰了長沮桀溺的釘子，孔子也只自怨自艾地說，「吾非斯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」但是孟子那種高傲自負的用世態度，真叫人難堪。孟子不是在齊國不得志只好跑開，但心中總不免鬱鬱不樂，他有一位弟子充虞路就挖苦他几句：

「夫子若有不豫之色然；前曰，虞聞之夫子曰，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」

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，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矣；以其數，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！吾何為不豫哉？」

### 四

孟子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，誰都容納不下去的。

亂世最好是休談政治，就是勉強要談最好漠然一點，說些不關實際的話。孔子的時代世局已亂，孔子終究是介聖人，只叫人修身正己，至于談到政治，只漠然地說：

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眾星拱之。」

怎樣以德却没有具體的五年計畫。孟子最喜歡談政治，批評是非，奔走各國以實現他自己的理想，正是所謂『士不得君，則熱中』的人。可是他所主張的仁政怎樣，只是：

『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；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；昏暮叩人門戶，求水火无弗与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』

孟子只叫人君廢除苛捐雜稅，使民能安居樂業，人人有飯吃有衣穿，鰥寡孤獨皆得其所，然后提倡禮義廉恥也好，與國禦敵也好，什么都行，假使只是『救死而恐不贍，无暇治禮義』，那就是亡國之兆。話虽如此說，看似淺近着實，施行起來就有点為難，使在上者无从着手。

孟子書中說，有一次有位載盈之來問孟子，關於苛捐雜稅可否从緩廢除，孟子直爽地說：『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，是非君子之道。曰：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然后已。如其非義，斯速之矣，何待來年乎？』

### 我的話

論語叢書第三種 林語堂著 每冊七角

林語堂先生在論語半月刊上逐期發表的『我的話』，以及其他刊物上發載的小品文散文，早為全國人士所歡迎，為了讀者流覽便利起見，由林先生廣為收集，親加編次，印成單行本，且卷首有林先生的序言，更為生動。

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朽也！

金沫作



### 庶務日記

論語叢書第四種 老向著 每冊五角

作官有道：如以發財為目的，最好是作小衙門裏的大官；如以看戲為目的，應當作大衙門裏的小官。要想把前途混得清，至死是個遺憾；入衙門而不能進庶務科，那是不易得機會；有一個最方便的办法，就是看看老向先生的庶務日記。